

頭，倒頭就進入夢鄉。



我在傾盆大雨聲和兩個睡在外面的挑夫發出的窸窣聲中醒過來，不久後他們都擠進了屋內。屋內本來已經擠得很不舒服了，現在感覺就像在破世界紀錄一樣，讓人覺得難受。我們擠著，努力讓他們進來。我的睡袋腳現在好像擱在某人的嘴裡，我帶著愧疚爬出睡袋，套上一些防雨配備走出屋外。外面仍漆黑一片，但是就著月光，我可以看到附近只比村落高五百英尺的山頭。

似乎不太對勁。就算在月光下，那些山頂也應該融進夜空裡，但它們此時卻像廉價油畫一樣突出畫面。我持續盯著山頂，讓自己的眼睛適應一會兒。不久，我終於理解哪裡不對勁了，心往下一沉——山頂已覆滿白雪。

這是極糟的消息，這也意謂著西米可特以及最重要的機場跑道已經降雪。有人警告過我，但我還是抱著我們會比較幸運的心態，覺得不會那麼快下雪。現在看起來我整個冬天都會困在這裡，除非我用走的走出胡姆拉，但要走到一條路上，至少要十天。

在我望著那些宛如貼著夜空的淡藍色雲朵時，這些思緒竄過腦海，心中的希望幻滅，就像蒲公英種子一樣飄散。我擠回小屋，爬進睡袋，祈禱我至少可以找到一個父母，讓這趟旅程值回票價。



有人搖晃我的睡袋，我睜開眼。仁金站在我旁邊，從門口透進來的微光，可以看到他辨識度很高的剪影。

「來外面一下，有人要見你。」他邊說邊走出門。

我緩緩起身，咬牙忍受膝蓋的痛楚，穿上層層厚衣，走進晨曦中。十英尺之外，半個村落的人圍繞著一個男人和女人。這個男人又高又瘦，眼睛微微陷入臉頰，也許只是因為他低著頭才看起來如此。戴著格子頭巾的母親則直視著我，她有水滴狀的眼睛，顴骨平滑高聳。仁金走到我身旁介紹他們。

介紹已是多餘，我知道他們是誰。他們是安倪許的父母。

「長老請這對父母過來，因為聽說我們有他們兒子的消息。」仁金說。他期待地望著我，「有嗎？」

我沒回答，走回屋內拿出一直隨身攜帶的小背包。我在外面把背包放下，拿出一個星期前在「小王子」一邊聽著孩子（包括安倪許）在辦公室門外吵鬧，一邊準備的藍色檔案夾。

我翻著照片時，可以看到所有目光都聚集在我身上，想一窺我這個陌生人手中的檔案夾裡到底有什麼。我翻到要找的那一面，抽出那一頁，上頭夾有一張這個女人兒子的照片。我把照片拿下來遞給她。

她立刻認出來、驚呼一聲，所有人都圍攏過來想看清楚。她把照片放在額上，就

像拿著神聖物品那樣，然後崩潰啜泣了起來。她兩手拿著照片，大拇指緊接著它，彷彿想要進入那張照片裡，去摸摸那個抹了髮油、梳了中分頭，正咧嘴笑的男孩。那位父親輕輕從她手中拿過照片端詳後，也開始哭了起來。

聚集的村人開始議論紛紛。我拿出背包裡的筆記本，坐在這對父母身邊，仁金則坐在我旁邊。我們開始進行第一個訪談，我想了解多年前這對父母遺失兒子的經過。誰帶走他的？他們付了多少錢？對方收錢以後答應要做什麼？他們知道兒子現在在哪裡嗎？

每個問題都引起仁金和那名父親的短暫交談。一開始，我以為仁金是在解釋問題，但看起來不是。我的問題很簡單明瞭。

「他問什麼，仁金？」

仁金有點沮喪地嘆了口氣，「沒什麼，我們等會可以聊，麻煩繼續。」

我繼續問，整個訪談持續了一個半小時。我自以為問題很簡單，我只想知道答案，但回答總是模稜兩可、拐彎抹角。這名父親每次回答完，我幾乎都要請仁金再追問一個相關問題。等我覺得已經得到所有資訊後，我請仁金翻譯一個訊息給這位父親聽。這個訊息很簡單，但是我請我的嚮導不要粉飾訊息。仁金對「粉飾」的說法嚴肅地一笑，明白我的意思。我對這對父母說話，但是安倪許的母親一直不直視我的眼睛。我告訴他們：他們讓自己的兒子遭遇危險。當時他們把安倪許交給哥卡的決定過於魯莽，安倪許現在還能活著已經是奇蹟，更別說他現在住在兒童之家。如果他們再把其他孩子送走，那個孩子可能會永遠消失不見。

仁金沒有粉飾我的話。安倪許的母親哭了起來，父親則盯著前方發呆。我並不喜歡告訴他們這點，我也想當個英雄，想和他們一起歡欣鼓舞，讓這個時刻看起來就像電影裡那樣，在響起的配樂聲中，和這對眼眶含淚的父母擁抱。但是我擔心，我的出現只肯定了哥卡答應他們會做的事——他允諾孩子會安全無虞、接受良好的教育、身體健康；而安倪許確實安全、受教育而且健康。我想讓他們理解，安倪許能有今天是僥倖，不是托他們的福。最重要的是，必須阻止同樣的事繼續發生，因此我要讓他們聽見殘忍的事實。

安倪許的父母起身離開，熱情地感謝我，感謝仁金和我們的挑夫。我也雙手合十回禮。接著，我請仁金陪我到旁邊走一下。

「剛才發生了什麼事？他不懂我的問題嗎？還是他不想回答？」我問仁金。

仁金搖頭，「都不是。我按照你的問題據實翻譯，但他會要我重複問題。我重複問，他思索一下，然後就會要我再問一次。每次都這樣。」

「這是為什麼？」

他停下腳步轉向我，「他想知道正確的回答是什麼，想知道自己怎麼回答，你才能讓他的孩子繼續活下去，繼續養他，送他上學。」

我們沉默了一會兒，一同盯著河灣的湍流，望著遠方奔跑的孩子在冬季休耕的梯田邊跳上跳下。我的心情很糟，非常糟糕，我發現自己的謬誤。我也許永遠不會有自己的孩子，但是我突然能理解這名父親看到我走進村落的時候看到了什麼，他看到贊助自己兒子生活的人，可以決定兒子命運的人。他一定覺得我是為了他兒子而訪問他，依據他的回答來決定他兒子的命運。安倪許失蹤四年後，他聽到那些問題一定相當忐忑，害怕只要答錯一個問題，就會有不可預期的後果。

我應該更小心點。訪談應該先讓他們感到安心，而不是一開始就提出質問。為了孩子的安全，最後我還是會直話直說，但我竟在這些為兒子犧牲這麼多的父母面前缺乏人性，實在不該，我發誓再也不犯同樣的錯。

D.B.和我跟許多家庭聊了一整天，我也抽空和孩子們玩。孩子們充滿敬意地遠遠站著，但很想和我玩。我一靠近，他們就對我喊了一句話，顯然是他們合作想出來的一句話。

「請照片畫！」他們指著我的相機大喊。顯然我不是村裡第一個造訪的西方人。我把他們分成好幾組：女孩、男孩、小小孩等。只要我一拿起相機，他們就會收起笑容，停止打鬧，站得直挺挺的，好像在拍皇家公關照一樣。只要一拍完，他們馬上就會恢復正常，說服我拍這個男生或另外三個孩子。他們從來沒要求看螢幕，這也意謂著上次來這裡的西方人沒有數位相機，我想知道那到底是多久以前。我很高興可以不斷拍照而不必秀照片，這樣可以節省電池電力。我現在更仔細看他們，这才發現他們和加德滿都的那些孩子非常神似。他們確實是一樣的孩子，真的。因為機緣、年紀、性別或者其他我不明白的原因，讓這些孩子留在這裡，而他們的兄弟姊妹則被人帶走。

傍晚，我們結束一天的活動，長老的妻子泡茶給我們喝。我一個人喝著茶，D.B.、仁金、還有其他人則在火旁取暖。我想把當天見聞都記錄下來。我已經和「小王子」的西瑞提克、畢卡許和安倪許的家人，還有七個孩子中年紀最大的兩個男孩納文與瑪丹的家人說過話。我到胡姆拉後，才知道納文和瑪丹是兄弟。現在我正努力把這個村落、這裡的生活，和我小王子的孩子們連結在一起。

安倪許的父親走了回來。我看見他走下小徑，但經過早上的訪談過後，我慚愧得不敢直視他的眼睛。我雖然坦誠，但態度也過於強勢，甚至對他和他的妻子說教，好像我掌有天下大權似的。我沒有走近火旁，他可以和仁金說話，仁金再把訊息轉達給我。我假裝沒看見他，低頭盯著手中冒煙的茶。

但是他沒有走向仁金，卻直接走向我，在不遠處止步，等我抬頭。我一抬頭，他便點頭示意，遞給我一個小塑膠袋，然後再度點頭，微笑幾秒鐘，好像想對我說什麼，但又知道我一定不能了解。沒說一句話，他便轉身沿著原路回去。

我看著他走回小徑，然後發現仁金望著我，又轉頭望向火盆。我打開袋子，裡面是塗滿蜂蜜的核桃，蜂蜜上還有一點點蜂巢的碎片。這是一個禮物，他唯一能給我的東西。我突然喉頭一緊，那哽咽的感覺一直延續到當晚我睡著為止。



在圖姆洽(Tumcha)村，我們和羅安的母親坐在一起。仁金告訴她冊卓拉如何找到她兒子，把他安置在「小王子」。此時仁金已經很清楚小王子的故事，所以我可以分心觀察環境。圖姆洽不太一樣，陽光比較多。我們待了兩個整天、今早離開的麗帕村座落於山腳下，不到三點，整個村落就已經籠罩在陰影中。圖姆洽則位於比較緩和的山坡上，現在已經是下午四點，但是讓人無法直視的陽光還耀眼地照射在乾草堆上。

仁金給了羅安的母親她六歲兒子的照片。大部分父母看到自己孩子的照片都會落

淚，但羅安的母親沒有，而且正好相反，我對她的反應並不意外。她眼睛發亮，大笑出聲。她的笑聲音質和羅安的笑聲類似，就是這種歇斯底里、有點瘋狂的笑聲，讓她兒子贏得「瘋狂羅安」的綽號。每次我在「小王子」覺得無聊時，就會找羅安，請他說個故事給我聽。

他會立刻告訴我一個用手邊事物或人編成的精采故事。如果努拉吉剛好在旁邊玩牌，故事情節就是羅安和努拉吉有一天必須攻擊十四個想傷害西瑞提克（此時正在房間另一角自顧玩丟球遊戲）的壞人，他們會騎摩托車和壞人對打。羅安的故事中，總是會有他騎摩托車的情節，而最精采的是，他總是邊說邊狂笑。此外，他講故事講到一半幾乎都會穿插一段舞蹈。我願意用任何代價看羅安和他母親在一起的情景。

我喜歡和小王子們的父母會面。這些父母和孩子的相似度讓人驚訝，那感覺就像我搭乘時光機，看到孩子們二十年後的模樣。我也很喜歡那些訪談，因為只要訪談，我就不必走路。從一個村落走到另一個村落可能要走十小時，雖然中間會休息、吃個午餐，而我的膝蓋總是痛得不得了，膝蓋韌帶感覺像著火似的。去年我在斯里蘭卡因為腳踏車意外，也有過膝蓋痛的經驗，當時有九天什麼事也不做，只坐在椅子上瞭望茶園、讀讀書而已——就算如此，要走路還是很痛苦。這次我的傷更嚴重，但不能停下來。我控制止痛劑的用量，只在爬完陡坡時才服用。我緊緊跟著其他隊友。有時候會遇到岔路，一條上山，一條平行往下，只要走錯路我都不願走回頭路，因為一想到要額外多走一步，就讓人痛不欲生。

有一次遇到岔路，我尾隨仁金往下走——胡姆拉的山坡上從來沒有「左」或「右」的分別，只有「往上」或「往下」。突然間，有小石頭掉落我身上，我抬頭一看，上頭二十英尺高的那條山路上有個小女孩，一邊朝下喊我，一邊漫不經心地拍打一隻巨大水牛の後腿，試圖要牠前進。那條水牛看起來很緊張，牠踩在頁岩上的下一步，好像就可能會失足，導致水牛式山崩。我希望這種事情最好不要發生，因為那條巨獸剛好就在我頭頂。我驚慌地轉向仁金。

「仁金，請你告訴她不要再打那頭水牛了，那頭牛會摔到我們頭上！」我厲聲喊道。

仁金微微一笑，告訴我：「她正在叫你耶，她想知道你的名字，她真可愛……」他話還沒說完，我已經跛著腳、拄著登山杖瘋狂地爬上山路，只聽見身後的仁金告訴小女孩，我的名字是康諾，是個好人。



在水牛所造成的丟臉潰逃後幾個小時，我們走近了孟迪（Mundi）村。沿路上，挑夫們都在竊笑，我可以聽到他們在我背後，低聲學我尖聲怪叫。我們在一個前毛派總部紮營，以胡姆拉的標準來說，這是非常堅固的木造建築，兩層樓、三個房間，就蓋在河上方的高原上。屋主告訴我們，某天反抗軍突然走進屋裡，宣布房子是他們的，而他也不打算和全副武裝的毛派份子爭論。現在他的房子裡裡外外都貼滿了毛派宣導文宣，有趣的是，有些還是用英文寫的。

截至目前為止，我們八個總是睡在造訪村落的民宅地板上。雖然勞煩這些家庭，但我們也沒有其他選擇，村民也想藉此報答我們照顧他們孩子的恩情。這是我第一次

不用寄宿在一般家庭。房子裡沒有人，屋主說毛派份子在一週前離開就沒回來。此處的位置相當理想，就在碩果僅存的幾道橋旁，靠近河流，可以就著冰涼河水梳洗。我們打賭毛派份子不會回來，但當天晚上卻比平常更有警覺心，大家輪流驚醒。我則是總睡不好，合理的和沒來由的恐懼讓我睡得斷斷續續。

隔天早上，明·巴哈杜不見了。我走出門找他，卻遍尋不著。我看到仁金從河裡回來，於是一跛一跛地走下山坡攔截他。

「明·巴哈杜不見了，我找不到他。」

仁金在回答前，先用一條破毛巾擦臉，然後把毛巾搭在肩上。

「明·巴哈杜說，他看到檔案夾裡有個孩子是普馬（Puma）村人，他可以一個人用比較快的速度穿越險峻山路，把那個女孩的母親帶來。抱歉，我現在記不得那女孩的名字，我把資料交給明·巴哈杜了。他會帶那個母親來，讓她在這裡和你會面。」

五個小時後，我已經坐在那個母親和她姊姊的面前。毫無疑問，除了七個孩子裡唯一的女孩阿密塔之外，她不可能是其他人的母親。那七個孩子，大部分都不願意談到父母，但阿密塔不同，她經常談到母親，談她們母女一起做的事。她母親教她怎麼縫紉、煮飯，她們隨時都在一起，直到阿密塔被送走，為了逃離毛派去上學。女孩子很少有上學的機會，她母親把牲畜賣掉，希望給女兒更好的生活。然而，哥卡卻把她交給克里喜和努拉吉的母親，法西和我在差不多一年前才發現她。從那時候開始，阿密塔就不停要求回家。

現在我和阿密塔的母親面對面，我想擁抱她。她看起來非常像阿密塔，而且也讓

我想起自己的母親，並不是因為她的外表，而是她看我的眼神，就像我母親每次在機場等我時流露出的那種既期盼又擔憂的眼神——她擔心，我也許沒搭那班飛機，或者可能在世界上某個地方受了傷，沒辦法回家。

阿密塔的母親此時也有那樣的眼神，她因為可以得知女兒的消息而興奮，卻又害怕可能會是壞消息。我想要像安慰自己母親那樣安慰她，想告訴她，她女兒在我們的生活中是耀眼的星星，我們都非常喜愛她。我想告訴她，阿密塔非常想念媽媽，只想回家，沒有什麼可以取代她在女兒心中的地位。不過，我待會兒才要告訴她這些，現在我只是和她打招呼，就像和其他父母打招呼那樣，說聲拿嘛思貼，保持適當的距離。

D.B.擔任我們談話的翻譯員。我們相處這麼多天，我告訴過他許多有關七個孩子的故事，他知道我是為了這幾個孩子回到尼泊爾的。我也跟他提過，在我取「尼泊爾下一代」這個名字前，曾想用「七個小朋友（Babu）」這個名字，Babu是對尼泊爾小孩的親暱稱謂。

這位母親一手拿著阿密塔的照片，另一手抱著阿密塔剛出生的小妹，整張臉和整個身體都流露出喜悅之情。D.B.進行訪談時，我把那一幕拍了下來，這張照片變成這趟旅程中幾百張照片裡我最喜歡的其中一張。D.B.問我，可不可以把她女兒的故事從頭到尾說給她聽，我告訴他可以，然後看著他解釋我們如何找到阿密塔。當時，阿密塔身穿破舊衣服、光著腳，和克里喜與努拉吉的媽媽，以及其他六個也來自胡姆拉的孩子，住在加德滿都一個房間裡，除了等待下次進食的機會外，無所事事。我首次造訪時，她和其他孩子一樣不願意從黑暗中走出來，但是她比其他孩子還要大膽，在